

大

巴

山

下

陈

珂



陈珂

# 大巴山下

安徽文艺出版社

---

封面题字： 张建中  
责任编辑： 张保真  
封面设计： 卢 玮

## 大巴山下

陈珂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2.625 字数：272,000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34,000

统一书号：10378·24 定价：1.50元

## 第一章

### 一

大巴山很出人才——将才、帅才，文才、武才，正才、歪才……出得最多的自然还是平头儿老百姓。可是没有哪一个人不是从平头儿老百姓当中产生的。

董康就生在他们中间，长在他们中间。他是地地道道的大巴山人，一个黄泥巴脚杆的儿。

一九七八年他有幸考上了省科技大学机械系。八二年后，又回到了大巴山……

大巴山有走不完的青石板路，青石板路上有看不完的美景……但大巴山没有哪一条青石板路不是弯弯拐拐的。

大巴山更有那数不清的沟沟坎坎……

他就这么回来了。

### 二

窗外便是那条清澈的巴河，董康望着它发呆。

汽锤一声声砸在心上，仿佛要把它压缩到最小的空间。

也不过七、八年前，他天天经过河边那条青石板路，到

三江中学念书，一蹦一跳，仿佛全世界都冲着他笑。而七、八年后的今天，他却象个傻瓜蛋似地坐在河边这间斗室之中，焦头烂额，冥思苦想。他把各种因素象拼七巧板一样拼来拼去，结果仍无头绪。而那一声声震得窗户发颤的汽锤却不饶他，鬼样地笑，笑得人毛焦火辣。

他推开那张呷吱作响的旧竹靠椅，又忽地拉开门，向巴河跑去。一到河边，也不顾上游那几个洗衣小媳妇惊骇的目光，三五两下扒光衣服，只穿条绿色尼龙裤，嗖地扎进汹涌的河水中。一露出水面，又挥胳膊蹬腿儿向河心游，象是要跟龙王爷拚命。河边那几个媳妇看得呆了，衣也不杵，眼儿巴巴地站在卵石滩上朝河中间望。

“这是哪个亡命徒哟？”眼里闪光的问。

“铁厂的。”大奶子很是得意自己的消息灵通。

“咋个没见过？”一个新嫁娘颇感兴趣。

“人家才来嘛！”大奶子白了她一眼，对眼里闪光的说：“我狗娃儿他爹说他也是三江人。”

“三江人?!”眼里的光闪得更亮了。

“回龙山背上董家祠堂的。前几年还在这里念中学哎。”干柴棒子慢悠悠地说。

“呜！”眼里闪光的恍然了。“莫不是那个董二娃子哟？后来念县高，又说考了个大学。咋个进铁厂了哎？怕是他龟儿子愆翻儿，不学好。哼，‘三年不认爹和娘’嘛，这回要他龟儿子认个清爽，嘻嘻！”

“你那张嘴硬缺德得很！”大奶子似笑非笑地睨了她一眼。

“嘿嘿，”眼里闪光的兀自说下去，“头几天我家老夏

还提起过，说这个董二娃还跟我们家沾点亲哩！”

“真的?!”几双眼睛一齐鼓得溜圆。

眼里闪光的大名叫韦芳，她的丈夫是三江乡大名鼎鼎的夏世华、夏乡长。

“呜，”新嫁娘对这亲呀戚的不感兴趣，她一直注视着河里那个人影，满脸都是替古人担忧的神色。“你看，这个背时的在河中间斗流水儿，硬是不想活了!”

“哼，斗死了又不要你买棺材!”大奶子很是不满。“你怕是嫌你那个烟灰儿没得斗劲儿，想找个有斗劲儿的开开荤么?”

“找一个又咋个?!”新嫁娘晓得一服输这辈子就莫想在三江河边过痛快日子了。她把手中的衣服朝盆里一丢，“你要是找到个有斗劲的‘满天星’，胸面前哪来那么大两坨!”

大奶子的男人姓吴，是个麻脸，人称吴大麻子。“满天星”的雅号虽然雅，但大奶子此时却觉得十分扎耳。

“嘿，你倒找到老娘门前来了……”

接下来就是一场舌战，啥话都飞出来了。直到干柴棒子大喝了一声：“呜，他朝鱼肚皮游去了啊!背时砍脑壳的硬不想活了!”女人们这才齐刷刷住了口，又齐刷刷朝河中间望去。

鱼肚皮是河心的一块巨礁，象条死鱼翻起的肚皮一样，因此得名。这里水急浪大漩子多，下河的人总避开它。每逢涨水天，总要在这一带打翻两条船、淹死个把人。

“呃——回来——!”大奶子叫道。

“回来——!去不得——!”

“你不要命了啊——！”

七嘴八舌一阵乱喊。

他不理，只见个黑影在白浪里翻。

“呜，下去了！”干柴棒子抓紧了新嫁娘。

“呵，又上来了！”新嫁娘手心捏出了汗。

“回来——！”大奶子还在喊。

.....

“过了，过了，龟儿子命大！”眼里闪光的似乎有点遗憾。

“嘻，”大奶子按着胸。“把老娘骇死了！这一两里连个男人都望不到，真要是淹死了，捞尸的都没有！”

“淹死了又不要你买棺材！”新嫁娘本想再加个“哼”声，但一瞅大奶子的胸襟，反倒“扑哧”笑开了。

“笑啥？怪胎！”大奶子摸不着头。

“你们看她急得那个样儿！”新嫁娘笑着指给众人看。

大奶子一低头——原来刚才一急，胀鼓鼓的奶水渗得满襟都是。

“呜，背时的！”她脸一下子绯红。

一阵混笑。

“快洗，日头晒脚杆了哎！”

“呜，我狗娃儿怕都哭哑啰！”

“赶忙点！”

.....

“呜，他过来了，那个秀才！”

河边顿时悄没声息，只听一片杵衣声。

他这才朝这堆穿花戴绿的媳妇儿们望了望，眼里闪光的头上那朵金菊花尤其令人注目。他记起刚才河边那阵善意的叫喊声，笑了笑，捡起石礁上的衣服，慢吞吞地朝回走。

才几步，就听后面飞出一串酸溜溜的歌声：

太阳出来红似火哟，

情妹晒得汗珠落。

有心喊哥搨一搨罗，

又怕嫂子打破锣！

“轰”地一声，兹怕有几个当场就笑岔了气。

董康象挨了蜂螫一样，一溜烟儿地逃进了竹林湾。

后面的笑声中又飞出一句：“呃，跑啥子嘛，情妹子还没搨凉快嘍！”

这下午可把三江镇的女人们乐死了。

### 三

进了竹林湾，才算把那放肆的笑声隔断了。他望望四周，没人。这才换裤穿衣。然后来到一颗黄楠树下，在一块光溜溜的青石上躺下来，两眼望着树缝丫中的天空和不时飘过的白云……

回乡一个多月来，他常常一个人钻进竹林湾，躺在这块大青石上；这儿是他的桃花源，他一个人的……。一个凉水澡，再加上竹林里的清幽，使他躁热的心情平静了不少。

但是汽锤声却追踪而至，也钻进了竹林湾，鬼样地笑。

他明白那声音来自何处。

镇东边有一排破旧的平房、一根黑烟灰糊满的烟囱，这



就是他的农机厂，此地的人都叫它铁厂。农机厂座落在巴河边，说起来风景倒是不错。可就是西屋里那台破汽锤一响，住在东屋里的董康就会被震得跳起来。这哪里是个“厂”，明明是个“铁匠铺”嘛！虽说纯体力操作的风箱、铁砧、二锤是被淘汰了，但取而代之的，天晓得都是些啥破烂哟！一台漏气的汽锤、一台老掉牙的皮带车床、一台“古董”牛头鉋、一台上下打颤的钻床……全是县农机厂不要的处理货！

这就是他的新“家”！这就是他赖以施展平生抱负的“基地”！一个多月前刚到厂里报到时，他确是这样想的，发誓要把这个铁匠铺在三五年后变成大巴山下一颗现代化明珠！可是……

他并不是不知道这厂里的情况。他的家就在三江镇西头回龙山上，他是回龙山背上董老汉的儿。自打岁娃儿起，董老汉牵他来镇上卖席子，他就熟听这里叮叮咣咣的打铁声了。

毕业分配时，虽说他这个黄泥巴脚杆的儿在省、地、县一无熟人二无靠山，但就凭他这块重点大学的牌牌，凭他回回考试不下九十分的成绩，即便是按照“哪来哪去”的分配原则，至少也能在县城里找碗饭吃的啵！事实上，县工业局人事科长原是想把他分到丝厂去的。而县罐头厂、酒厂、水泥厂也抢着要他。可他……唉，这也要怪他的爹——谁叫他生了个儿也是一副黄泥巴脚杆脾气呢？硬犟得个狠，一心以为要干就要从零干起，才算得上男子汉大丈夫。还说啥，一切大厂、大都市，大学生多得起堆，要拿簸箕撮；而在三江，他，唯一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一定能靠着家乡人的帮衬和山水的灵气，大展鸿图！

他就这么来了，傻得有盐有味儿！一个多月来，他忙

得顾不上回家去打一转，不知道白天黑夜，除尽力维持那几台破车床正常运转外，还自做主张，利用业余时间把全乡农机状况摸了底。他发现这几年买小手扶、小水泵、小柴机、小摩托的本地农户大大增加，甚至买大卡车跑运输的也出现了三户；吃水上饭的船夫渔民，也纷纷用机械装备自己的旧木船，以加强竞争能力，这势头还在有增无已。更不用说三江是个水陆码头，方圆百十里农资山货在此集散，往来的车辆船只每天不下几十起。而处在财源堆里的三江农机厂，却只能应付一些小修小理。片子出了稍大点毛病，便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兴师动众，拖到百十里外的县上去修配。那些远在山沟里的农户们，“嘿着嘿着”抬着坏了的水泵、柴油机（山区农户最派用场的东西）来到三江，而厂子里却是高挂着“免战牌”，对着那些黑汗淌来红汗流的黄泥巴脚杆一哼二哈三摇头，叫他看了着实难受。他毕竟也是黄泥巴脚杆出身，虽说如今“脱了产”，可庄稼人的苦情还记得不少。再说，他毕竟还年轻，远没有到看破红尘的年纪，三江农机厂被人嗤之以鼻不说，那本该赚到手的大把票子被别人赚去了，他不甘心得很！

凭借着四年大学堂正规训练的严谨的逻辑推理，他搞出了一个扩建农机厂的方案。自认切实可行，并未超出三江镇的经济能力。这方案说起来简单到了不能再简单，一是先扩建厂房，无庙哪能供菩萨呢？厂房至少得有五百平米的有效面积才行。然后么，再购进一些必要的设备。分两步走也行，能齐头并进更好。预算基建费（毛估）三至四万；设备投资五至六万。这十万块钱，按董康对此时此地农机状况及其今后发展的综合调查分析，一年之内定可收回成本；第二年，在除去

工资、设备折旧和动力消耗等费用外，至少能净赚八万左右的纯利润。这样的生意，不做才是大傻瓜了！不出三五年，三江农机厂可就要“鸟枪换炮”，闹闹热热烘烘然啰！看看最近报上登的一些家伙，有的纯乎白手起家，小飞机也敢买了。更何况他这第一步总还有点“老底子”哩！干！

可哪晓得，这方案一到老龙头手里就卡了壳。

老龙头何许人也？——三十年前三江著名的铁匠，六十年代中期迄今整二十年的三江农机厂厂长，董康如今的顶头上司。董康知道这个铁匠铺的简陋，也知道这些设备的能力所限，可他却忘了了解老龙头。真遗憾，对这位龙厂长，他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等于零。

老龙头今年五十多岁，解放前顶上无瓦、脚下无地。土改时在三江头一炮进了党，从此尝到不少“吃官家饭”的甜头，也多少讨出些官场经验。他是见字就头晕，更不用说董康写的这一叠又是数据、又是公式、又是三视图的“天书”了。

“这个嘛，哎，”老龙头捧着个细瓷描金花茶杯，慢吞吞地说。“我们也不是没考虑嘛，哎，慢慢来嘛。这东西，”他指了指那几张董康花了不少心血，寄予了相当希望的稿纸和附加的草图。“哎，来不来就要，哎，十来万块。没那么简单的哟。锅儿还是铁打的嘛，哎。我们还是稳扎点，等县里拿出个方案来的好。小董呀，你还是先照顾好那几个宝贝。”——他指的是那几台县农机厂“处理”给他的机床、汽锤。“龟孙儿的！”他气一上来就要露馅儿，“昨天又不来汽了，整得老子一夜睡不安生！”他抿了口茶，换了口气。

“哎，你要晓得，哎，这几件宝贝花了我们五万六！要是，哎，早有你这个技术员，哎，我们也不得遭，哎，他龟孙子县农机厂敲这么大的棒棒啰！哎，狗日的东西……”他一扯又扯到陈古八十年的帐上去了。

“现在是咋个想法把本儿捞回来。”董康晓得跟他讲大道理也没用，直统统朝外端。“先把厂房扩建了，再花几万买几件设备，我保它后年今天翻回老本——不下十万你把我脑壳砍了！设备我去挑，保证不遭敲棒棒。龙厂长你未必还信不过我，你是看我长大的嘛！”

“嘿嘿，就是嘛！”龙老头高兴了。“大爷我掌火的时候，你娃娃还在打横锤(擦鼻涕)哩！”

他把茶杯朝桌上一搁。这玩意儿他总端得不很习惯，光溜溜的，生怕打烂了——那是夏乡长送的礼，说要值两三块钱哩！平时他难得端出来一回，只因为夏乡长指示过：对这个新来的技术员要看得重些，“有文化、有专业的年轻人嘛，只要努力上进，我们当领导的就要关心他们、培养他们，哎？”夏乡长说话总要拐几个弯弯，这没叫老龙头少费脑筋。讨了几回打，学了几次乖。他现在也多少懂得啥叫“弦外之音”、“言外之意”了。“老夏的意思不就是叫我笼络笼络这个秀才娃儿么？”既然在三江镇上拿大鼎的夏乡长居然都看得起这位新秀才，老龙头还有啥话说！所以他才把这只描金花瓷茶杯端了出来，以示“官派”。

“嘿，想当年大爷我一只风箱一个灶，”他不由得有点摇头晃脑起来，“现时而今眼目下，哎，嘿嘿，闯他妈个财神，大爷我汽锤都有了，电风箱(鼓风机)也有了，电门儿一按，转的飞儿飞儿的！哈哈！”

“就是嘛！”董康也鬼，顺到毛毛儿抹。“你老人家是老来福哎。嘿嘿，方圆一二百里，哪一户没有你打的铁器呐！要是再加把火，兹怕日本车上都有你老人家的锤子印啰！”

“好好，”老龙头晕乎乎的了。“大爷这回硬是把你撞对了！董二娃，你娃这几年大学没白上。我说嘛，成分儿好的‘秀才’就是不一样，晓得艰难，有泥巴味儿。娃儿他妈！”他扭头朝门外晒榨菜的老婆喊，“拿酒来！再喊么妹子到王鸭子那里去提个肥鸭子，跟他说是我老龙要的，莫耍秤！”又对董康说，“来，把桌子搬出来，今天我们俩爷子对抬！”

“这……那方案……你看……”

“嗜，喝酒，不说这些。我说董二，有些事你才来弄不清。农机厂的问题一年半载也说不明。头一条就是没得资金。年年赔，还要扩建，兹怕把棺材本都得赔进去！”说到这里，他压低了嗓子，“好多杂种正想看我们的笑事儿哩！你先给我稳住阵脚，免得再出上回买设备的纰漏。妈妈的，上回我为这几台床子，差点没遭他几爷子拱翻了！现在的事，乌鸡眼儿多得很。还是稳扎点，先苦后甜嘛，慢慢来。干！”

等到董康二晕二晕出得门来，天已黑尽。方案的事，屁结果没有，他自己反被一斤多白干儿醺得前仰后合了。

“唉，慢慢来！”董康猛地翻转身，从额头到胸膛到肚子，上上下下贴紧了凉悠悠的大青石，想让那石上的凉气来中和一下全身的躁热。

太阳落坡坡背黄呵，

扯把蓑草拴太阳。

太阳拴在桑树上啊，

一天变作两天长——喂——。

对岸青桐林里，依稀可见几个放牛娃，有的趴在牛背上，有的背着比人还大的背篋在捡干柴禾。

不知咋的，一听到这拖声拉气的山歌，董康的心倒一下子平和了下来。他缓缓翻身坐了起来，望着奔流不息的巴河水，全神贯注地聆听着顺风而来的歌声。

晾在黄桷树丫上的游泳裤已经干了。太阳也在天马山的马鞍子里变成了个大红气球。方才还清悠悠的巴河水，这会儿如同坩埚里沸腾的铁水一样，红灿灿地耀眼……场上吃商品粮的人家，已经开始拉风箱煮夜饭了。炊烟在淡蓝中透着夕阳的暗红，沉在河湾上，一会儿拉得老长，一会儿又缩做一团。董康的思绪，也象这炊烟似的，一会儿跑得老远，一会儿又紧收在眼前……

科大、三江、巴河县、全中国、老师、同学、老龙头，还有他的方案、理想、希望……以及今后那不可预测的一切。

奶声奶气的山歌和着炊烟在河面上飘：

一根扁担两个筐呵——闪悠悠的啥，  
要唱牛郎一个人啰——悠悠闪的啥。  
牛儿吃草我吃气哟——闪悠悠的啥，  
可怜牛郎一个人哪——悠悠闪的啥。

.....

董康不由得笑了。这些山歌在这群山万壑中不知飘了多少年了。听着它们，董康沉重的心越来越变得轻松起来。是啊，他也曾经跟这些奶臭未干的歌唱家们一样，趴在牛背上唱这些歌。而今，他闯了出来。今后，还会有更多的“他”

从牛背上翻到大学的课桌上去。十年、二十年，一百年……三江将遍地都有他们的身影，大巴山将到处都是他们的业绩。哪个挡得了这些一身牛气的崽娃子的成长、壮大呢？一个人，两个人，一万人，一亿人……未必他们还会走老龙头们的路？去他妈妈的吧！

他拿起游泳裤，踩着那条熟悉的沿河伸展的青石板路，去场上表姐家吃夜饭。

#### 四

转过一道弯，就见红彤彤的晚霞里映出个姣好的身影来。

“小狗儿，害得我好找！”

表姐的声音甜甜的。

表姐！哦，一提起表姐，董康的心里有一点苦味，又有一点甜味。

回龙山——董康和表姐共同的生身之地，离镇上有十几里路。回龙山的山顶不是龙头，而是龙的拱背。龙头在三江场那个方向，靠近巴河。这龙头伸过去倒不是想喝水，而是扭着脖子朝龙背上望，所以才有了“回龙”的雅号。龙的拱背下，有一个“望天塘”——望天老爷下雨蓄水的意思。望天塘岩下稍偏右一点的一个山坳里，就是竹林簇拥的董家茅屋了。这几年虽说不少人家都在烧窑做瓦，收入稍丰，但董家的希望——董康秀才一直在学堂念书，董老汉又只有个做田编篾活儿的手艺，开窑烧瓦，发家致富，当然想都没法子

想。

董康是在公元一九五八年八月出生在这座茅屋里的，属狗，因此乳名就叫小狗儿。

不晓得董老汉哪天睡醒了，或者是祖宗先人托梦点化了他，他才发现一辈子种田董家也赶不上后山的夏家，便拚死拚活地供独生子念书。董康当时不太为人所知的大名叫董太保——太字辈。村里的一个老先生听后连连摇头，说这个名字在新社会出不了头。董老汉提了一瓶曲酒、两条鲜鲤鱼送去，老先生这才慎重其事地用毛笔在一张红帖子上书下了仿颜体的两个寸半大楷字：董康。

这帖子董老汉现在还珍藏在那口祖传的雕花大立柜中间的抽屉底脚。

那年董康八周岁，公元一九六六年。

回龙山有向阳背阴两道坡。大巴山煞怪，向阳坡常是光秃秃的，水少土贫；背阴处倒总是林木葱笼，土沃肥足。回龙山向阳坡这边住着董家，几辈子人也只挣了个勉强温饱的日子；而后山的夏家，也就是表姐嫁过去的那家，却是米多了旺、热热闹闹好大一个家族了。

表姐是董康三姑的女。比他大三、四岁，起名叫丁兰香。因受外公外婆疼爱，幼时一年倒有半年住在董家。十五岁时与夏家的大儿子“开亲”，翌年出嫁，明媒正娶。她那个男人是夏家的命根子，被当成个“金包卵”，孵在家里啥事不干，一切粗重活计全落在了小媳妇身上，一年到头从天麻麻亮干到下半夜。“哼，他一家吃饭都盯着我，深怕我多吃一口，更怕我把东西偷回家去。”表姐趁上山打草时翻坡找到



放牛的董康，泪汪汪地说，“他夏家阔气，我董家穷嘛！弟娃儿，你快点长大，给姐姐争口气啰！”六九年初，那“金包卵”得了不知什么病，撇下表姐和才满周岁的孩子，一蹬腿去了；表姐又落了个“克夫”的特大罪名，更被夏家折磨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于是，巴望董家出个金钢、为董家人撑腰的心情，表姐硬比董老汉还要强烈。物换斗移，几经寒暑，表姐如今在镇供销社谋了职，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夏家，但由于种种缘故，董康依然是她生命的希望。

“香香姐，你听河对面那些岁娃儿唱的歌。”董康对表姐说道。

“嗯——”表姐侧耳听了一阵，笑了。“唱得怪甜的。那个小女子唱得最好。”

只听她唱道：

二月洋洋好长草，  
一个蛟龙几个宝……

表姐接着哼上了：

一对眼睛放光豪，  
四只脚儿朝前跑……

董康也跟着加进去：

君子自得风哟，小人自得草；  
跳花灯呢——风来朝嘛风来朝。

……………

他们相对一笑。

董康进了学堂，活路儿还是要做的——放牛。这是全家、